

雷峯塔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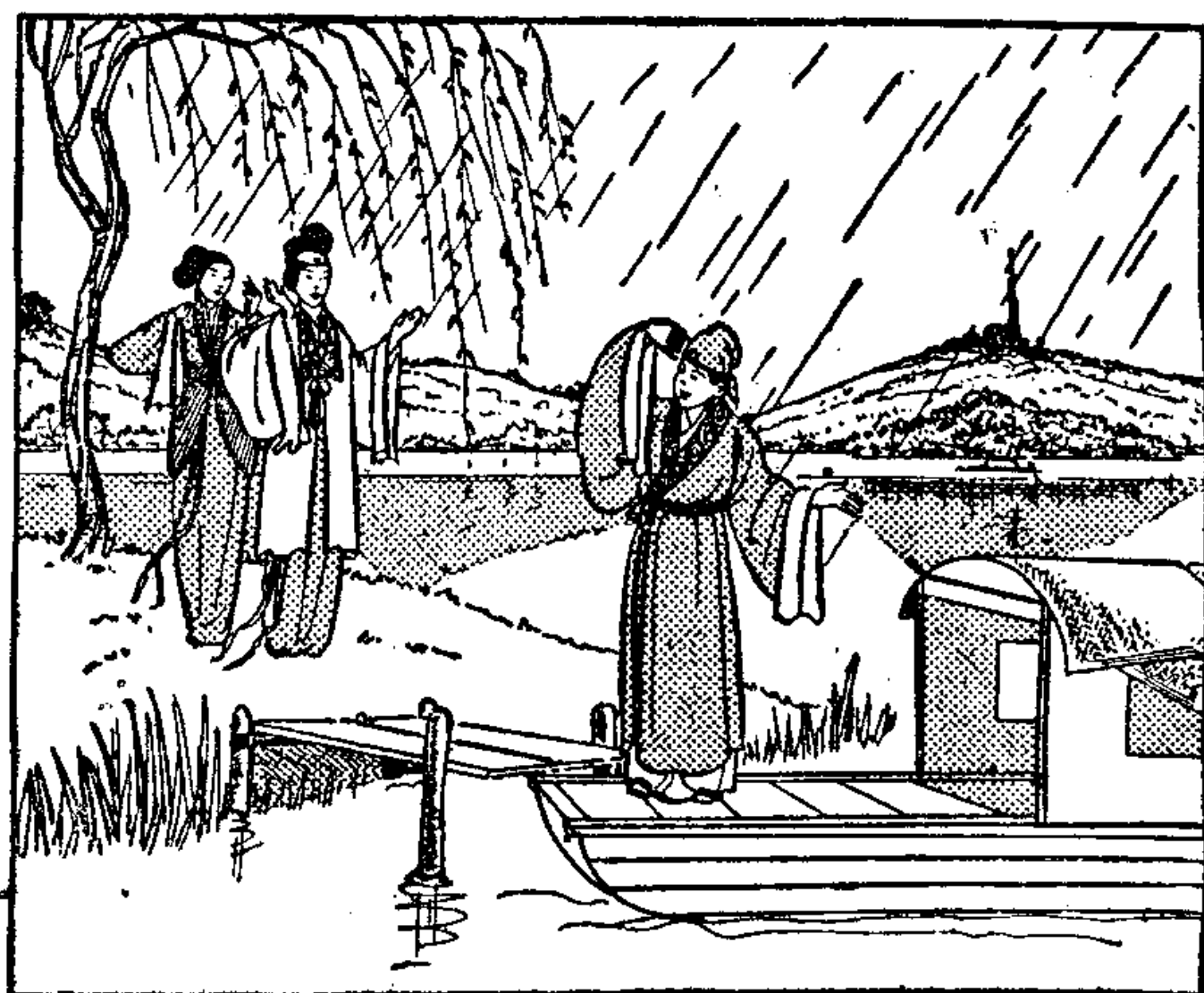


雷峯塔的傳說

一

杭州城裏住着一個平凡的平民，名叫許宣，生在宋朝高宗的時代，這位姓許的，年紀祇有二十二歲，在藥店裏作夥計，一年所收入的尙不到百元之數，所以限於經濟，不能夠娶親，但是爲人忠厚，學識雖然很淺，却能賞識：真、善、美，他看見別人的好處，便說好，而且就發生一種崇拜的心理，並不如一些老奸巨滑，常用惡意去揣想別人，他背後也不肯說人長短，所以許宣得以享受了人間的一種幸福，也是許多青年人所願意知道的。

有一天是春光明媚的日子，許宣到西湖邊去玩耍，在歸途中，天忽然下了雨，他向着湖邊一望，却巧有一隻小船在那裏，而且他也認識那船夫，許宣便叫一聲『老張』，老張即刻回答他說：『許先生天下雨了，快上船吧。』許宣上了船，大家正要預備開船的時候，前面忽然有女人的聲音，說道：『船慢些開，讓我們搭一搭。』許宣對船夫說：『老張，前面有兩位女子，不妨慢些，不知她們有甚麼要求？』老張又便把船靠岸，一回兒那二位女子走到船邊，其中一位身穿白衣的說：『對不起得很，我倆被雨所打，已經渾身淋濕了，不知道你們能生一些好心，讓我倆搭你們的船去麼？』老張問她們說：『你們到那裏去？』面上却有一點難色，還是許宣說：『可以的，你們二位女子一定受冷了，快下來，雨大，不如快開船吧！』



「……了冷受定一子女位二們你，的以可」說宣許是還

那二位女子便上了船，船小雨大，大家促膝坐在一起，好像如一家人一般，尤其是許宣覺得那二位女子生得十分可愛，如今風浪頗大，雨又淅淅的打在她們的臉上，恨不得用手去遮住她們，使她們可以得到男子的保護，然而她倆是素不認識的女子，自然不敢如此冒昧了。

那二位女子，一位是穿着白衣，因為她的丈夫死了不到一年，她此次

正是去上墳，這墳是做在雷峯塔相近，還有一位是她的同伴，也可說是她的傭人，年紀還青，穿的是一件青布衣，所以名叫青青。她看見她的主婦如此的孤單，所以自從主人死去以後，青青格外忠誠於她的主婦，她倆好似一對姊妹似的，形影相依，不知道的人，以爲她倆是一對姊妹花呢！

許宣爲人忠厚，坐在船尾，不敢作聲，心中却在想：『如此一對佳人，真是天作之緣，得以在這隻小船中相遇。』心中十分愉快，恨不得那搖船的老張把船停在湖中。那時，他也顧不到雨下得如何大小了。

白衣女郎，爲人機警，很能夠猜透男子心中的事，他便冒昧進言說：『這位先生，姓誰？』許宣紅了臉說：『在下姓許名宣，敢問女士是誰？』白衣女郎笑一聲說：『許先生，婢女薄命，不敢以賤名相告，我的丈夫葬在雷峯塔之

旁，我至今成爲一個孀婦了。』

許宣知道女子的心理，不願意說出她夫家的姓名，同時，也知道她不願意把自己娘家的姓名見告，所以他對她說：『原來如此，那末我暫時稱呼你爲白娘娘如何？』她說：『聽你的便。』

許宣又說：『白娘娘，你的同伴何名？』白娘娘也有些不好意思介紹她的名，還是許宣說：『我們不如叫她青青罷。』白娘娘說：『這就奇怪了，她的名字，本來叫青青，你不是仙人麼，何以一猜便中？』青青也笑着說：『他以為我穿了青布衫，便如此猜想，竟被猜中了。』大家在舟中說說笑笑，外邊的雨雖然很大，她們在舟中却覺得一團和氣，春色宜人。

老張在船尾拚命的搖船，許宣對他說：『老張雨大風也大，不如把船在湖

中盪漾，我們不一定急於回家的啊！』

白娘娘說：『許先生，你的話說得不錯，不過，老張也許要回去吃夜飯，不如慢慢的搖，那末一來可以省力些，二來，大家可以早些回家。』

許宣問：『白娘娘，你的家在何處？』

白娘娘也有點難爲情，起初不肯直說，後來，便告訴了他說：『奴家在箭橋雙茶坊巷口，若不嫌唐突，得便請到舍間來玩玩。』青青在旁插入說：『許先生，不妨常來走走，我家少奶奶心中常常納悶，你們男子心中開懷，也許能使她快樂一點。』

以上的話，都是在船中說的，沒有旁人聽見，祇有搖船的老張一個人聽見。

老張也是個忠厚的長者，他知道青年的男女一碰到，尤其是在雨中舟內的談話，自然是更加熱烈，含着幾分電力，他心中暗暗的思忖道：『這樣的談話，如果給那些自命爲道學先生，或是給一些佛門的法師聽見，也許要給他們大罵一頓了。』

然而許宣很熱烈的思忖，如何利用這寶貴的雨天，他竭力的設法延長這種天造地設的機會，使這兩位女子能多一刻與他在一起。他便對老張說：『風大，雨也大，不如少用些力吧。』

白娘娘笑了起來說：『許先生，那末，你去助他一臂之力吧。』

許宣把船划搖着，在水中划了幾划便中止了，同時却希望着船不前進，他們可以多談一些天。

許宣問白娘娘說：『你的丈夫生前做些甚麼事？』

白娘娘說：『我的丈夫是做官的，不過是一位小吏，所以沒有甚麼名氣，不過他爲人中正，是一位好官啊！』

許宣說：『可惜，他人已不在了。』

青青在旁說了一句：『許先生，可憐，我的主婦常常悲痛，因爲她不能再與她的丈夫會面，因此她時常上墳。』

許宣不作聲，外邊的风雨打斷了他的思路，他不知道應該說些甚麼安慰她的話，若是多讀些書，也許可以說出一番大道理來，叫白娘娘心中得到真的安慰，但是，古代的教育不十分普遍，許宣所能夠給她的便是一些普通安慰的話。不過在白娘娘看來，已經感到十二分的如意了。

船將要靠近岸了，天忽然又一變，遠遠的忽然發出雷聲，這使白娘娘和青青驚駭萬分，她們不自主的貼近許宣，那時許宣也不自主的用二隻手臂庇護她們，似乎表現着他能夠抵抗一切橫暴的雷霆。

最後，船到了湧金門，許宣挽了二位女子上岸，並且替她倆代付了船資，白娘娘覺得難爲情，同時身邊恰巧沒有錢，祇得讓許宣代付了，不過她對他說：『你有便請過來，到舍間一走，我要還你船錢。』

許宣說：『不要客氣。』便辭了她倆獨自回家去了。

二

在路上，許宣也不管有雨，沒雨，儘着他的脚力，向前進，他心中却時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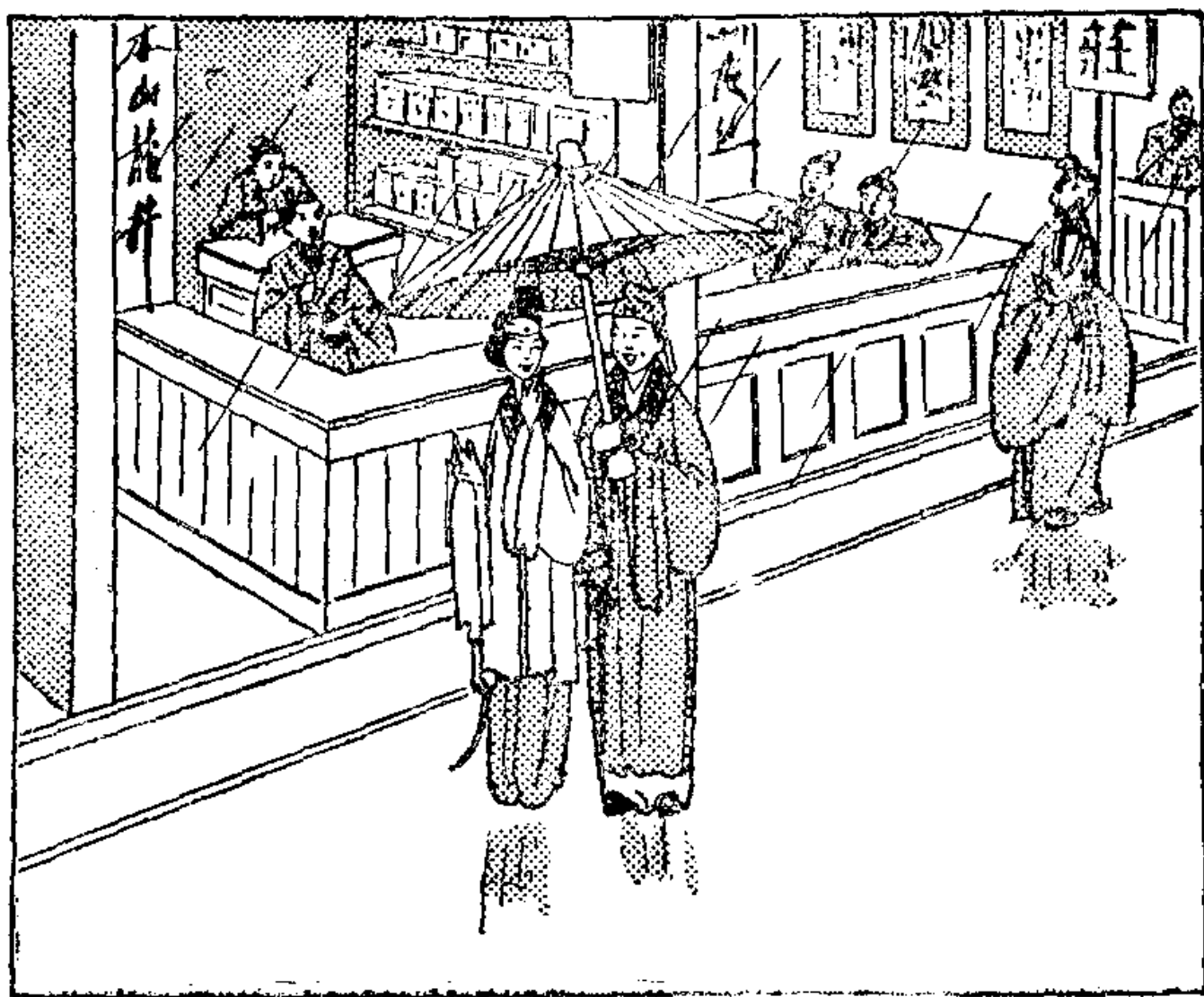
時伏，生出一種電力來，這就是現代的人所謂「愛情」，他自己還不知道那是「愛情」，他祇知道一件事，如今感覺到人生的孤單，沒有白娘娘在身旁，生命是何等的沒價值。

走了不多遠，許宣遇着他的家人，拿了雨傘來接他，許宣方始知道下雨，而且雨很大，他便拿了雨傘在那兒停了一回，揩揩自己身上的雨水。

奇怪，白娘娘正在那兒走過，他倆又遇見了，白娘娘身上已經很濕，鞋兒也如同沒有穿，腳上覺得很寒冷。

許宣忙對她說：『這裏有傘，我可以借給你用。』

白娘娘說：『謝謝你，我已經先打發青青去拿傘，不久，可以拿來的，我因為腳冷，身上發顫，所以走來走去，希望不致患傷風。』



他倆在雨傘下走過去

許宣說：『那末，我可以送你歸家，他一壁說，一壁便把雨傘送上。白娘娘不好意思推却，便拿了那雨傘，同時又對許宣說：『請你也來，雨傘很大，可容二人。』』

他倆在一頂雨傘下走過去，不久便到了她的家。這裏我毋庸述及許宣的情感，當他倆在一頂雨傘行路的時候，許宣的心是何等的熱烈，他想，『這樣的生活是何等的美妙。』他願

意照這樣兒再走十里路。

其實，白娘娘何嘗不感到與許宣同用一把雨傘的樂趣，兩個青年男女處在一頂雨傘之下，是象徵有共同的生活，是任何有靈魂的人們所願意嘗試的，不意他倆在無意中得到了。

不過在街上，也有些行人看見他倆如此的行爲，認爲太失體統，同時他們並不認識他倆，也不知道他倆是二位素不相識的路人。如果給他們知道了，也許會馬上惹出一些謠言來，因爲古代的人們對於男女的關係，是沒有健全的觀念的。

他們到了白娘娘的家門口，那時青青也走出來迎接他們。白娘娘便請許宣到她家中坐一下，並且可以吃一些茶。

許宣道：『不早了，不如歸罷！』

白娘娘覺得不便多請，所以不說甚麼，還是青青央求說：『過門不入，也不是大丈夫的行爲，許先生進來稍坐，是沒有關係的。』

許宣走了進去，看見白娘娘的家庭整理得十分清潔，門前掛着古雅的朱紅簾子，廳堂上排着十二把黑漆椅子，二邊又掛着古雅的名人山水，確有官家的風氣，同時，白娘娘對許宣說：『請坐，我到房內去更衣，馬上就可出來陪你。』

青青已經泡上一碗龍井茶，許宣因爲受了些寒，所以飲了一碗，又飲一

碗，茶味似乎特別的清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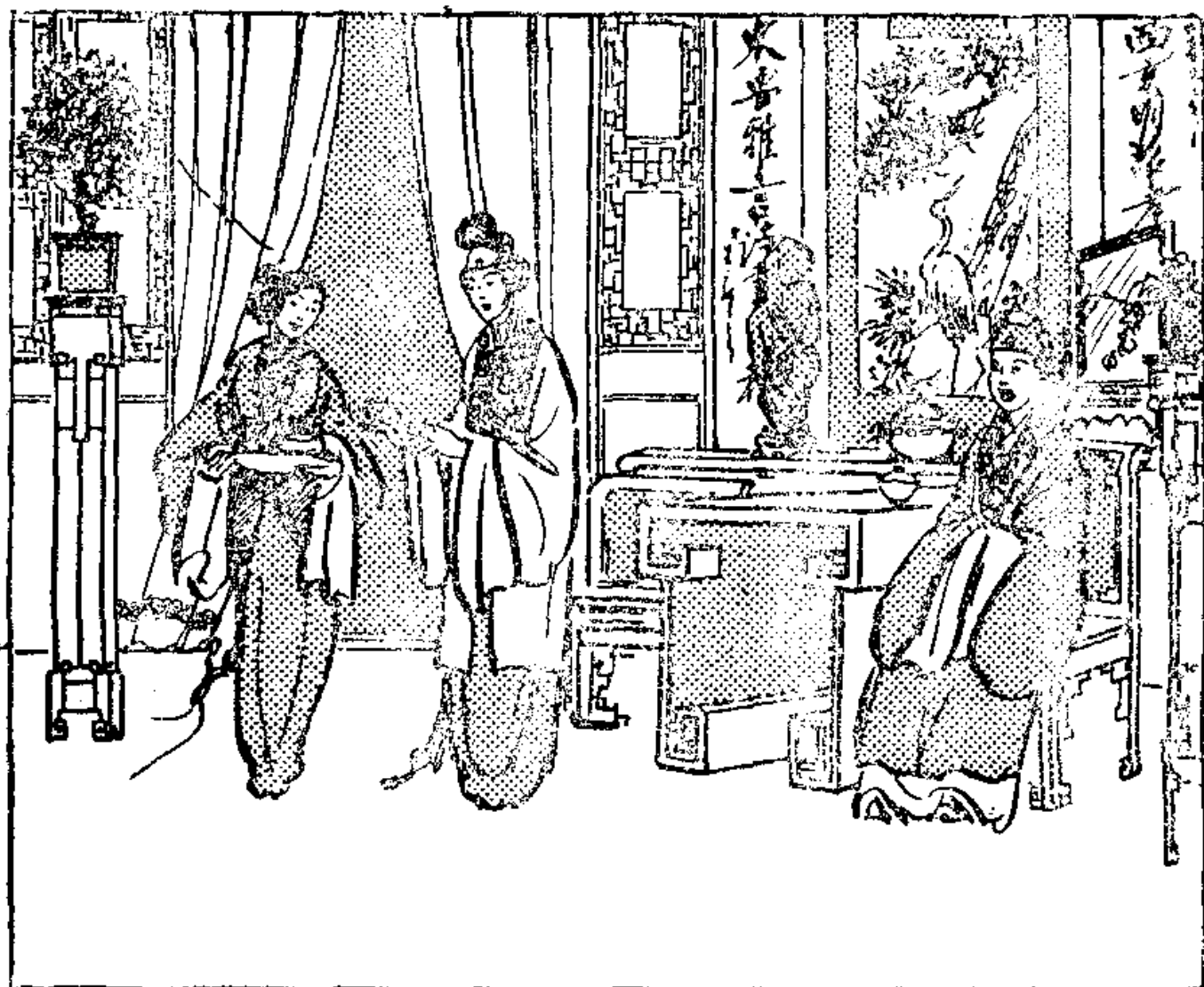
不久，白娘娘從內房裏出來了，她換上一件淡白的綢衣，面上略爲有點紅色，比在雨中看見時更爲美麗悅目。許宣很覺她是一位可愛的女子，所以現出一種侷促不安的神情，便站起來說：『白娘娘我如今要告辭了。』

白娘娘說：『我更衣出來，願與你談談，豈知你馬上要去，豈非令人失望嗎？』

青青在旁也說：『我已經將晚飯燒好了，不如在此吃飯吧！』

許宣不說甚麼，便坐了下去。白娘娘笑着道：『青青，你去把那雙緞鞋給許先生更換，他的鞋一定是濕了。』

許宣說：『不敢，不敢。』話未說完，青青已經把那雙主人的緞鞋，拿來



穿他給來拿鞋緞的人主雙那把經已青青

給他穿。還是白娘娘說一聲：『對不起，那鞋子也許太小，不能合你的脚寸吧！』

許宣不好意思，便把襪子脫下，換上鞋子，奇怪，那雙鞋子給他穿上，不大又不小，大家覺得這是一種湊巧的事。

白娘娘說：『這雙鞋子是我丈夫生前所穿的，我不知道它正還合你的用，如今給你穿，也許太緊了些。』

許宣說：『正好，不大又不小。』

青青也說：『真奇，主人的腳和許先生的腳是一樣大小的。』

白娘娘心中暗暗稱奇，然而臉上並不更變她的神情。她對青青說：『快去預備飯，我們肚子餓了。』

青青走了進去，白娘娘便對許宣說：『今天忽然下雨，我們早晨出去，天色很好，一點也沒有下雨的樣兒，不過這次的情形，也很奇怪，我倆竟能在雨中相遇，似乎如同故舊一般，可見不幸中，也有一種「幸」的成份在內。』

許宣是一位商人，說話當然沒有如白娘娘那麼漂亮，然而他忽然說出一句驚人的話來，他說：『這也許是天作之緣，叫我倆做朋友。說不定從此我們會真真的享受人生的幸福。』

白娘娘點點頭，表示首肯之意，也不說下去了。

青青是一位很可愛的姑娘，她雖然做了白娘娘的傭人，然而她也是好出身，她的父親做過白家的管家，後來故世，母親再嫁了，家中無人照管，所以青青便在白娘娘家中做事，一半做事，一半是陪着白娘娘，作為她房中的良友。

青青燒的菜是十分可口，大家吃飽了，心中却覺得十分高興，當然天下無不散的筵席，許宣便道謝了，告辭而別。

四

白娘娘送許宣出門以後，與青青同走到樓上，大家坐下，又談談那一天所

遭過的事，白娘娘對青青說：『你看許宣這人如何？』青青說：『許宣爲人忠厚，且有熱情，頗覺可親。』白娘娘又說：『我也以爲這人還好，不像世間一般的人，假仁假義。』

青青說：『還有一點他的腳與主人的腳一樣大小，這倒是一件奇蹟。』白娘娘笑了一聲，不說下去。後來她對青青說：『你去睡罷，你一定累了。』

青青到自己房中去睡，白娘娘也預備就寢，但是，一時反而不能入睡，所以把燈吹滅了，自己在房中守着，不意天又轉晴，外邊天空中浮着一輪明月，她對着明月獨自一人在床沿上坐着，想想許宣和她坐在小船中的情形，後來又兩人同在一把雨傘下走。這便是她生平第一次感到一種甜蜜的經驗。

白娘娘在床沿上坐了許多功夫，月兒漸漸的走過房間的窗口，她覺得有點倦意，便上床安睡了。

不過那天晚上睡得最熟的是青青，一眼不合的却是許宣。這位二十二歲的青年，在這麼好的西湖上遇到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子，一口伶俐的談話，一頓好吃的飯菜，還有那些甜蜜的回憶，使他心神不安了。他起初在房中踱來踱去，覺得很興奮，後來到床上去睡，但是睡不着，覺得他已經不是昨天的許宣了，在他的生命裏已經添上一種新的力，這不是古代的許宣所能分析的，他祇覺得他已經着了迷。

許宣向窗外的月兒遙望，望見了月兒裏好像有白娘娘。他又向前面的空地上望望，覺得柳樹上有青青在那裏，他閉了雙目，不能夠除去這二位女子的印

象，尤其是白娘娘的那副伶俐可愛又復可憐的神情。

許宣終於不能成寢，雞叫了，他方始矇矓的睡去，在夢中又夢見白娘娘與青青。

第二天許宣起床很遲，他的阿姊（許宣寄住在她家中。）對許宣說：『你不是生了病麼？』許宣說：『沒有，不過昨天晚上睡得不好。』他並沒有對她述明他昨天所遭遇的事。

五

他無心上店去工作，便到店中去請一天假，同時，就在心中打量如何再去會見白娘娘，後來他更換了一件新衣，把頭髮整理一下，便去見她。但是走來

走去，不能夠找到他的家。

幸而青青在街上泡水，被許宣碰見了，她便領他到白娘娘的家中。

許宣對白娘娘說：『我是來歸還你那雙緞鞋的。』

白娘娘笑着說：『何必如此要緊，你也有一把雨傘遺留在此，你如不來，我要差青青前來歸還你，不過，今晨有人來此，天又微雨，所以把雨傘給她拿去了。明天可以歸還給你。』

許宣說：『不要緊，不要緊，讓她拿去好了。』

白娘娘說：『物各有主，那柄傘是你的，當然要還你。』

許宣說：『何必分得如此清楚？』

白娘娘笑了一聲，便問他說：『你昨夜睡得好嗎？』

許宣說：『還好，』但他是一個忠厚人，知道這話不對，所以又轉下去說：『起初睡不着，下半夜睡得還好。』

白娘娘說：『那末，一定有點病了。』她一面說，一面叫青青去泡一杯參湯給他喝。

不一回，參湯泡了出來，青青很恭敬的遞給許宣喝，弄得他不知說些甚麼纔好。許宣原是人家中店中的夥計，生平那裏喝過一口參湯，同時，他常端茶遞飯給別人，那裏享過如此的情福，但是白娘娘待他如上賓，這一來使許宣感激到萬分。

許宣便說：『我是一個平凡的店夥，不能如此受你們的敬禮，請你們待我如你們自己人好了。』

白娘娘心中歡迎他如此說法，所以對他說：『許先生，我們很對不起你，昨天你爲我們代付船錢，又借傘給我，在大風大雨以及雷聲中保護我們出了險，這是使我們沒世不能忘記的一日。』

許宣又覺得不敢承受這一番獎勵的話，所以對白娘娘說：『小生自覺無用，不敢擔當保護你們出險的功勞，不過，有甚麼可以幫忙地方，小生是十分願意的。』

青青在旁不多說話，但她的目光常注意許宣的行動，她心中在打量道：『許宣這人，品行頗端正，這便是他的長處，存心不壞，可以與他爲友，將來或許有成。』

白娘娘對青青說：『青青，你去預備夜飯，今天要多燒幾碗菜，昨天有點

怠慢許先生了。』青青唯命是聽，便走到廚房中去了。

在會客室裏剩下的便是白娘娘與許宣。

許宣問白娘娘說：『你昨晚睡得好麼？』白娘娘說：『還好，不過有時也要醒轉來想想日間所遇到的事。』

許宣說：『那末，今晚可以早睡，我還是早點回家去，不要再打擾你們，青青說不定也許累了。』

白娘娘說：『青青睡得十分熟，今晨起來時還是我叫醒她。』

許宣說：『青青這孩子真是可人。』

白娘娘說：『不錯，她是我唯一的同伴，如果有一天，她嫁了人，我真不知道如何做人。』

許宣不知道如何答覆這個，所以說一聲：『是！是！是。』

白娘娘又說：『我們女子膽小，恨不得有些男子在家中，作我們的保護者，但是男傭人不容易找，好的很少，青青又不喜與男傭作伴，她常說，大半的男傭都是粗俗不堪，口中常出罵聲，家中被他們弄得如活地獄。』

許宣說：『很對，我們店中常聽見罵聲，有時還要演全武行，叫人難堪。』

正在那時，天又下雨，忽然又有雷聲，白娘娘忙把窗門關起來，同時天色忽然變黑。他倆在昏沉的客室中反似乎覺得快樂自在，不過，白娘娘故意說：『幸而有許先生在此，不然，我又要驚惶了。』許宣說一聲：『不敢。』同時心中一樂，因為白娘娘表現出一種很親熱的神情，這種神情是青年男子所最能

領會而欣賞的。

青青從廚房裏走出來，說：『我一人在廚房裏覺得可怕。』白娘娘說：『我們可以不怕，因為有許先生在這裏，他是男子。』

青青說：『那末請他在此留宿，可否？』

白娘娘不說甚麼，許宣說：『家中要等的，况且雷雨不久便要過去。』白娘娘說：『許先生，你這話很對。』

夜飯預備好了，大家坐在一起，外邊下着雨，他們三人覺得關在一間小的客室中是何等的平安。尤其是許宣，他覺得這裏與他自己寂寞的家一比較，便有天壤之別，所以他說：『我們在這裏頂好，我吃飯也多吃了一碗。』

在此我更要述明許宣的境地，他一向不知道甚麼叫做溫存的談話，或是受

人的尊敬。他在店中所聽見的除出罵聲外，恐怕沒有別的，在他阿姊家中除出給他做事之外，也沒有聽見甚麼安慰，或是褒獎的話，如今白娘娘對他說的全是使他快樂的話，青青更是十分尊敬他，服侍他如同皇帝一般，這是任何人會感到滿意的。許宣是一個人，而且是一個廿二歲的青年男子，他不是一塊石頭，也不是得道的怪人，自然不能夠拒絕女子的好意，結果，他對於白娘娘與青青是十分的五體投地了，尤其是白娘娘，因為她說的話是十分的體貼入微，鑽入到許宣的靈魂深處去。

那天晚上許宣歸家又是很遲，而且給他的阿姊罵了幾聲，說他這二天不知道着了什麼魔鬼似的。

六

第二天的早晨，許宣到店中去工作，但是心不在焉，作事常作錯，給店主斥責了一番，他對於工作更是消極，晚上一到，便想到白娘娘地方去談心；但是心中的內戰，因為恐怕他阿姊又要斥責他，所以他在那天晚上很早的上了床，但是在床上他並沒有睡着，却在想念他最近的一段良緣。

他自言自語的說：『許宣，你這個可憐蟲，爲甚麼不生長在有錢人家？却做一個可憐的寄生蟲。』

許宣想了一回子，眼中流出眼淚來。他決意明天不去工作，却願把自己心中的煩悶去盡情的告知白娘娘。

次日，許宣果然表示着他反抗的精神，一、不與阿姊談話；二、穿好衣服之後，便一個人先到西湖邊上去步行；三、也不到藥店中去賣藥。

七

許宣在湖邊看見湖面上的風景，就聯想到那雨天與白娘娘同坐一隻小船及同用一把雨傘的往事，便又聯想到他還有一把雨傘遺失在白娘娘的家中，所以下午二時左右，他又踱到雙茶坊巷口白娘娘的家中，他一到了那裏便覺得是另一個的新世界，白娘娘款待他如同上賓，青青是如何的服侍週到，而且親熱得很，如同自家人一般。

那天下午，許宣便把自己心中的苦衷說給白娘娘聽：『依人作嫁是如何的

乏味，做一個藥店夥計是如何的沒出息。寄居在阿姊之家與寄生蟲沒有兩樣，姊夫看見他如眼中釘。』這一套的話許宣接連的說了一大套。至於要索還那把雨傘的事是完全忘却了。

白娘娘連連的點頭，表示對許宣有十二分的同情，同時也對他說出一番苦衷：『我們女子在社會上如同棄物，有了丈夫，便會有人奉承，沒有了丈夫便遭人欺侮或是遺棄，要尋一個同情的男子與他談談心，真難如登天，因為社會的組織是如此，女子惟有忍受而已。』

許宣又說：『我不願意再到藥店去做夥計，情願做些旁的事，或是自己開一個藥舖，但是缺乏資本。』

白娘娘說：『我可以幫你的忙，你可以先拿五十兩銀子去，作為一種開辦

費。』說着便叫青青去拿銀子。

這一來使許宣的心跳躍得十分厲害，同時便生出十二分的感激心來說：

『白娘娘，你實在待我太好了，我前生有何功德，此生蒙你如此救濟？』

白娘娘說：『你有的是一個馴良的心，忠厚的品格，我所願意看見的便是如你這樣的人，同時，銀子算不得甚麼，做了朋友不妨大家合作，有無相通。』

那天晚上他們吃過飯，白娘娘拿出幾本書來，內中有一篇是古代的小說，講到古人如何肯爲朋友犧牲，她讀給許宣聽，又叫他自己念一遍，青青在旁邊一一聽見，並且對他們倆的行動，視爲十二分的嚴肅而正當，就在那時白娘娘遞給許宣五十兩銀子，叫他去隨意使用，明天可以向那藥店的店主告退，不必

做別人的牛馬。不過白娘娘再三的叮囑許宣，叫他不要把這事告訴別人，也不要在藥店的店主面前表示驕傲與自大的氣概。

八

許宣受了這五十兩的銀子，又忘記拿了那把雨傘與白娘娘青青告辭了，到家中已經不早，他的阿姊又斥責他一番。但是許宣露出一種反抗的精神說：『我如今不願在藥舖裏做夥計了，他們待我並不十分好，而且，長此以往，有甚麼出息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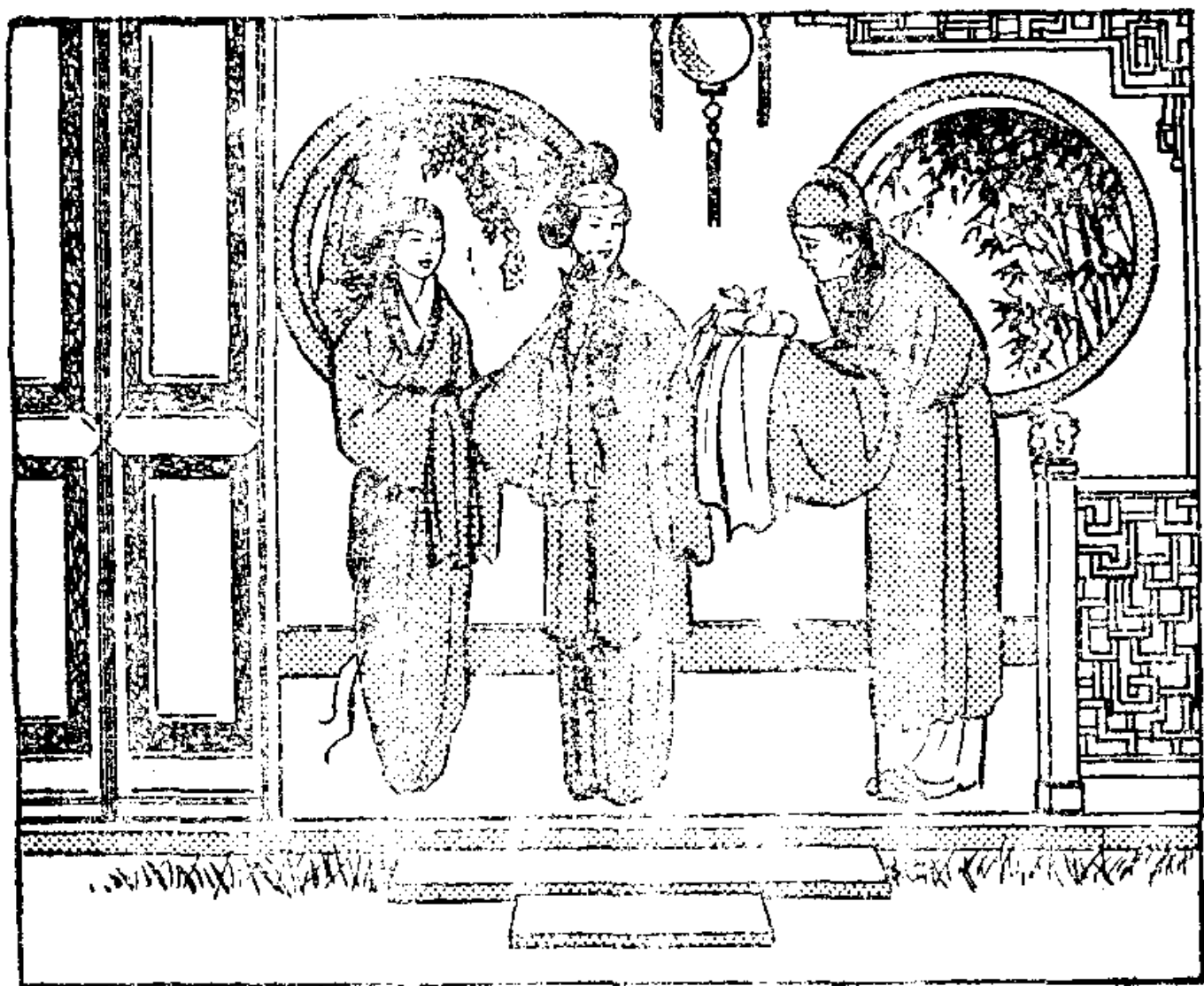
許宣的阿姊當然有點疑心，但是她說：『不到藥店作夥計，作甚麼呢？』許宣說：『我如今想自己開店，我有朋友肯接濟我。』阿姊不明白其中的原

委；那天晚上，姊夫回家，她便把這事告訴了他。

姊夫是一個小吏，爲人極其勢利，他一向不贊成許宣住在他家中，所以第二天他便詳細的查問許宣。可憐這許宣便把這事的底細，盡情的告訴了他，那知他姊夫大不贊成，叫他把這筆款子馬上歸還白娘娘，並且對他說：『一個青年的大丈夫白白的拿了一個孀婦的錢，她不是你的親，也不是你的眷，天下那有這麼好的婦人，你如果不去歸還這筆款子，將來一定要喫這婦人的虧的。』許宣不得已把這五十兩銀子歸還白娘娘。

那天，他到了白娘娘家中，面上露着憂色，並且從袋中拿出那五十兩銀子時，許宣哭了，如同一個小孩子一般。

白娘娘問他：『你遭遇了甚麼意外事沒有？』



許宣不得不已把五十兩銀子歸還白娘娘

許宣說：「白娘娘，我把這事完全告訴了姊夫，他叫我把這筆款子完全歸還你，並且說，你沒有這麼好的心，一定非把這錢還你不行。」

白娘娘歎了口氣，說：「許宣，許宣，你實在太忠厚了，我不是對你說過，不要把這事對誰講，如今叫我怎麼辦呢？」白娘娘也現出爲難的情形了。還是青青在旁邊說：「我們不要怕誰，先飲些酒，再說。」

那日白娘娘說話不多，青青知道她主婦的心，所以對許宣說了一些瑣碎的話。她對他說：『許先生，不要見怪，你是一位老實人，但是世上的人大都是不誠不實，結果是大家演一些活劇，弄得別人吃苦，但是這一次，你是好心，白娘娘也是好心，但是你姊夫却叫你把銀錢拿來還白娘娘，那末，豈不叫人灰心呢？』

許宣起初不知如何答覆，後來他說：『青青你說得不錯，我是一個無用之人，叫白娘娘受累，但是，我自知無用，所以希望從此不再自己墮落，做人要爭氣，而且我決意要離開了姊夫之家，獨自一人到別處去謀生活。』

青青說：『到何處去呢？』

許宣說：『我願意到蘇州去，在那裏我也有朋友，而且我希望改行，不再

作藥店的夥計了。』

白娘娘在旁聽見他們的談話，便忽然胸襟開懷起來說：『很好，許先生你先去，我們不久也要到蘇州來，因為杭州地方雖好，有西湖，有雷峯塔，而且，我丈夫的墓也在此處，但是我們不妨換一處地方。』

許宣聽見了這話，也覺得有理。所以大家贊成移居到蘇州去。

那天晚上當許宣回家去時，他帶了那把雨傘回去，同時白娘娘對他說：

『許先生謝謝你借傘給我，不然，也許要生一場傷寒症也未可知。』

許宣說：『不要如此客氣，那天雖然下雨，我倒覺得在雨下遊西湖比晴天還有趣呢？』

白娘娘說：『那末，如果明天再下雨，我們不妨再去遊西湖。』

九

那天晚上當許宣歸家，叩了半天門方始走進門，被他的阿姊罵了幾聲，第二天早晨起來較遲，又給他姊夫大罵了一頓，而且囑咐許宣說：『你這幾天做人有點反常，也許做了賊，不然一定不知道遇着甚麼人妖了，爲甚麼不好好的到藥店去工作，却把很好的光陰消磨在別人家裏，別人的錢，不但不可拿，而且也得十分小心，如今我們衙門裏出了盜案，你拿了五十兩銀子來，別人也許要說你的錢是偷來的，你該知道不勞而得的錢是不可拿的，別人給你的錢，不是要害你，便是有求於你，你連這一點的常識都沒有，還好做人嗎？』

許宣說：『五十兩銀子我已經還她了。』

他姊夫姓李，是一個小吏，說話很有理，但是存心不良，缺乏愛心，對於許宣的待遇一向不誠懇，幸而許宣的阿姊，稍微有點愛心，所以許宣可以寄居在她家中。如今這位李先生對於許宣的行動大不滿意，所以心中存着一種歧視的心，要想從此驅逐他出去，不過他是小吏，所以不肯公然如此行。

那天下雨，許宣心中掛念白娘娘，不過他想：『如果我私下去，晚上又要被阿姊與姊夫責罵，不如說明了罷。』

許宣對姊夫說：『不錯，我是一個敗子，不過我做了許多事也得略爲休息，如今我要到藥店中去告假一月，在這一月中，不拿薪水也可以，但是我不願再作人的牛馬，隨便別人侮辱了。』

姊夫聽了這話，心中大怒。但是面上仍裝作偽善的樣兒，對許宣說：『你

做事與不做，不干我的事，不過我家中的錢也不多，你最好到外邊去住罷，省得大家不方便。』

許宣起初不知如何回答，後來他說：『算數，我情願搬出去。』

這一句話使李先生更加動怒了，所以說：『你要搬出去，非得把飯金一起算清不可！』

許宣知道姊夫動怒了，但是不肯示弱，所以也說：『算數，我把飯金一起算給你。』

許宣的阿姊看見他們現着怒容，知道事情有點弄壞了，她說：『大家是親眷，何必如此不客氣呢？』

但是許宣說：『吃了別人的飯，自然要還人家的錢。』

李先生也不去理他，獨自一人出去了，許宜覺得不快，也獨自一人的出去了。在家中的阿姊心中難受，惟有欷泣而已。

十

如今我要敘述白娘娘方面的事。

白娘娘並不是甚麼人妖，或是甚麼白蛇變的，她是一位有情有義的古代女子。不錯，她是一位孀婦，但是這不能夠說是她之過，她的丈夫做小官，曾經作過不端的事，因此早死，也沒有留下子女，但這也不是她之過。同時她年輕，希望再嫁，但是做官人家的婦女不易再嫁，所以她從蘇州搬到杭州來住，希望能減少些痛苦，同時她的丈夫乃是葬在杭州，所以一舉二得，她便在杭州

住下，而且幸運得很，她又遇見了許宣，這是使她更加興奮了，在她看來許宣有幾點特長，（一）他爲人忠實（二）許宣有情，有義，並不如一般人輕視孀婦。（三）這位男子並沒有做官的壞習氣。同時也不是富家子，斷不會在外作一些不端的事。有了以上幾點理由，白娘娘心中確乎很看得起許宣，而且也情願拿出錢來補救許宣的不足。不過在宗法社會之下，白娘娘所遇見的便是一些頑強的反對，與不近情理的壓迫，這便使白娘娘十二分的痛心，加以她並不是一位十分有學問的人，她所讀的書，除出一些詩文以外，空暇下來，做了幾首詩，或是畫一些畫，同時在家中又養了一些動物如兔子、金魚等等，便常在花園中遊玩，在杭州時便常到西湖去玩耍，有時借上墳爲由，便到雷峯塔去鑑賞。在那裏有一個不守清規的和尙見了這麼一個美女，早已有了一種不正當的

表示，但是白娘娘並不如一些無知無識的女子，容易上和尙的當，所以她雖沒有嚴厲的反抗，却常預先準備，每次上墳總是與青青同去，而且當那位和尙喜笑顏開的時候，她便哭了起來，在丈夫墳上，大哭一下，表示她心中的痛苦與說不出的煩悶，和尙見了她如此不可犯，當然不敢再作非分之想了。以後和尙造出一種謠言，說她是白蛇變的，無疑的是他的惡計，爲識者所不值一笑的。

同時，我也得提起許宣的姊夫李某，他也是一位色鬼，看見許宣遇到一位美女，他也不管她是誰，要作先下手爲強的人，於是他見計不售，也便附和了和尙的話，說：『這位女子是人妖，也許便是白蛇的化身。』

這樣和尙與這些如李某的小吏是國家的寄生蟲，是害羣之馬，佛祖有了這樣的和尙，這是佛祖的倒霉，國家有了如李某的小吏，也便是國家的倒霉，

後世之人不察，以爲白娘娘真是白蛇變的，這是中國迷信的風氣太盛，中了和尙和小吏的毒，這次雷峯塔倒掉了，乃是象徵一切被壓迫的女子也有一天翻身
的日子。閑話少說。我還要將許宣和白娘娘的一段情史作一個暢快的結束。

十一

許宣自從離開了他姊夫家中以後，便常到白娘娘之家，不過她對他說：

『人言可畏，日間你可常來，晚間不妨略爲遲些，但是不可住在我家中，青青不知利害，叫你住在我們家中，我並不反對，但是爲了我是女子，有許多事情仍覺不便，所以不如請你在客棧裏再住幾日，幸而不久你便要動身到蘇州去，到了蘇州，你可以住在我家中，那裏地方大，家人也多些。』

許宣當然允許了，而且他對白娘娘說：『蒙你的盛情，看得起我，不然，我許宣或許要在街上討飯也說不定。』白娘娘說：『說那裏的話，我們現在是朋友，不應該分彼此，最好有一天能成爲一家人，那更是方便，不過，我的命薄，那裏會有這種希望呢？』

許宣不是獸子，聽見這句話，便覺得很舒適，心中大大的跳動，便說：『白娘娘，小生是一個窮漢子，那裏能與娘娘配親眷？不過如蒙娘娘不棄，我也希望有一天作你的僕役。』

青青從廚房走出來，他倆也不再說下去，但見他倆面上現出緊張與舒服的表情，青青已經知道他倆的友誼一天增加一天了。

十二

隔了幾天，許宣將要動身赴蘇，忽然接到一封信，那是從他姊夫處來的。

叫許宣到他的地方去一次，許宣不知其中的奸計，便到他那裏去了，豈知他一去，便被兵卒捉住，說他是做了賊，偷了政府裏的錢，便在他身上搜查，果然搜出一些銀子，許宣說：『這些銀子是我的盤川。』那些兵士說：『你做藥店的夥計，怎的會有許多銀子？』許宣心直口快，便說：『這是白娘娘借給我的。』他當然沒有心思去害白娘娘，但是却上了他們的當，那些兵士便問清了白娘娘的地址，馬上前去捉人，因為這是有人暗中指使，設下毒計要陷害白娘娘，幸而她是一位多智的女子。兵士在外邊叩門，她便知道事情不佳，一方面

叫青青趕快把二門鎖好，一方面便拿些貴重的物件，她便與青青從後門逃出避難。等到兵士去搜索時，已經不見有一個人，同時，他們所看見的是一些兔子與金魚等動物，凡不愛動物的人都覺得那些是討厭的東西，他們也許看見了這些蟲類，與四脚蛇，於是兵士們相信白娘娘與青青是捉摸不定的人妖，那種無稽的謠言更蠱起了。

兵士們捉不到白娘娘，便又去與許宣糾纏，並且把他囚在獄中。最可恨的，那些小吏竟定了許宣半年監禁的罪，移送到蘇州。

這是使許宣心中起了許多的爭執，在他耳中所聽到的都是一些不祥之語，最惡毒的話便是聽見旁人說，白娘娘並不是女人，乃是蛇變的，他聽見了這話，心如刀割，在古代迷信的空氣中，加以許宣如今處在縲絏中，所以將信將

處，才知姓侯定他的方針。同時，白娘娘與青青很狼狽的出了險，在外邊找了許久，方始找到了一處安身之所，她們倆成爲患難之交，所以並沒有像主僕的樣兒，別人看見她們，也有人憐恤她們說：『可憐，這二位年青的姊妹，不知她們爲甚麼如此的狼狽？』

白娘娘對青青說：『自從我出嫁到如今，可說沒有一天得到安息，從前丈夫在時，家中有許多客人，也是弄得糾纏不清，如今家中無人，但是不知怎的常碰到仇人，偶然遇見一位好人如許先生者，如今不知道他存亡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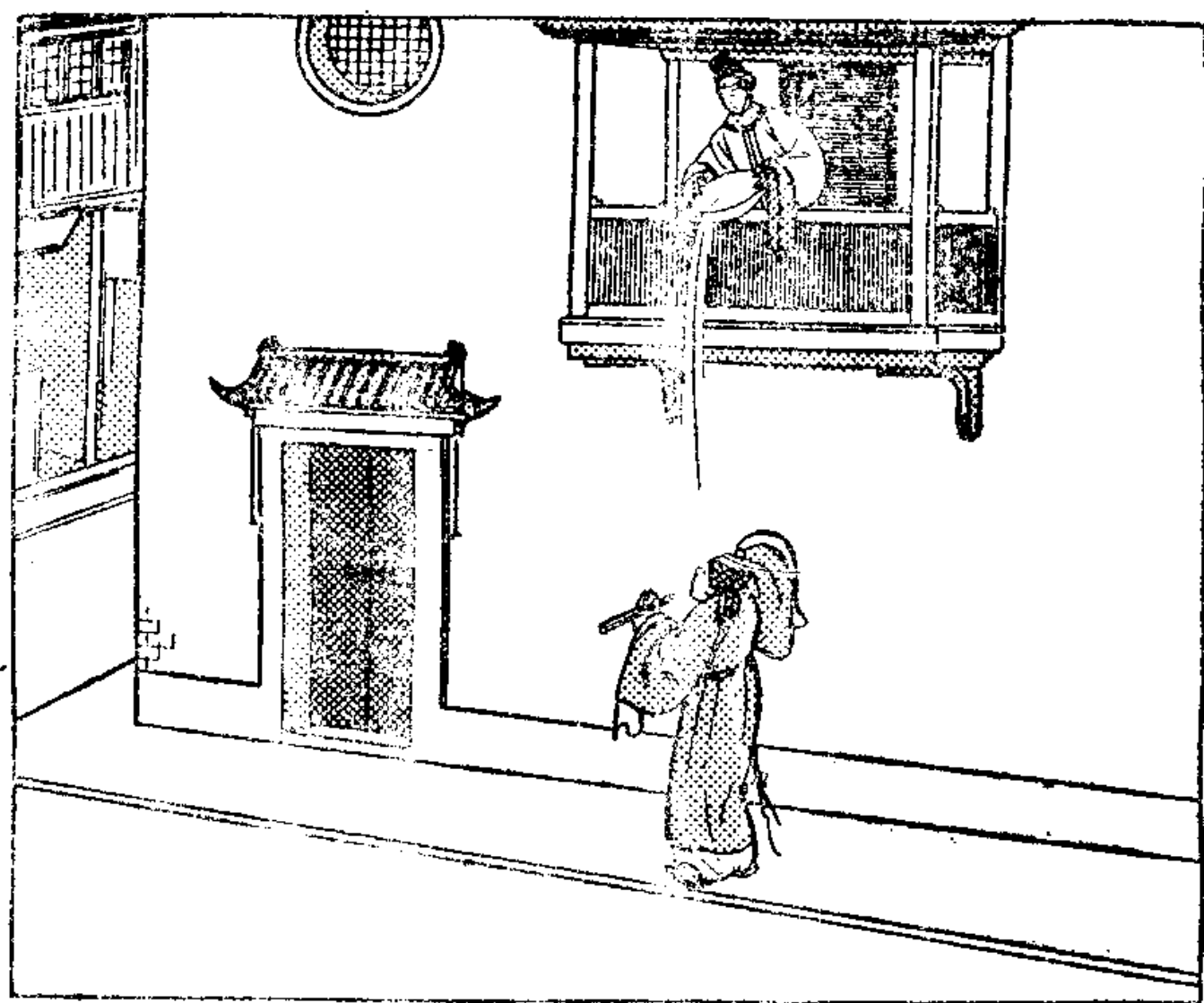
青青說：『主婦不要着急，好心總有好報的，許先生雖然一時吃了苦，受到別人的暗算，也有一天會出山的。』

白娘娘說：『青青啊；我願你的話能夠應驗。』

十三

隔了半年，許宣從獄中出來，到友人家中去尋訪，事有湊巧，他的友人正在家中，所以他倆得以相見，那人姓王。許宣對王先生說：『我做錯了事，坐監半年，你可以幫我一些忙麼？』那人是一位正人，同時又有愛心，所以接受了，許宣得以重見天日，都是那位朋友之恩，可見友人有時比自己親眷更加有情義。

一天，許宣在街上走，無意間，忽然從樓上倒下一些水來，落在許宣身上，弄得他莫明其妙，抬頭一看，樓上潑水的人不是別人乃是白娘娘。許宣一看見是她，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因為他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便呆立在那裏不



忽從樓上倒一些水來

說甚麼話，還是白娘娘對他說：「許先生請稍停，我有話對你講。」

青青從屋內走出來，輕輕的對許宣說：「對不起，白娘娘不好意思大聲叫你，所以潑下水來，快點進去揩去頭髮上的水。」

許宣便跟了青青走進去，裏面裝飾得很整潔，如同從前杭州一般，白娘娘看見了許宣非常快樂，對他說：「許宣，我在此已經是半年了，屢次

想設法來找你，但是不知道你在何處，此刻在無意中找到你，也許是天作之緣啊！」正如古傳所云：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許宣是一位很直爽的人，他對白娘娘說：『爲了我拿你的銀子，被人告發，說我是偷來的，我當然不承認，當他們來捉你時，你逃到何處去呢？』

白娘娘說：『哎，我如果像你一般老實，當然也是被他們捉將官裏去，但是幸而青青眼快，手快，我們得以生全。』

青青在旁說：『幸而娘娘眼快，手快，心快，得以逃過那些兵卒的毒手，不然，今日也許做了那些官吏的犧牲品，或是被他們搶去做小老婆，也未可知。』

白娘娘對青青說：『不要說得太過份，官吏也得講理，斷不會做這樣無禮的事。』

許宣說：『但是，我不明白爲甚麼別人說你是人妖，或是說甚麼白蛇變的？』

白娘娘說：『許宣你相信嗎？』

許宣不說甚麼，却在那裏呆着。

白娘娘便說：『許宣，許宣，做人要有點常識，人是不會變成蛇的，蛇也不會變成人的。一個不良的人，我們可以稱之爲蛇，或是罵他一聲畜生，但是人還是人，蛇還是蛇，人不會變蛇，蛇也不會變成人。此理甚明，別人要陷害我，便說出那不近情理的話來。』

許宣給她這麼一解釋，便笑了起來說：『娘娘，你的話很對，從前我不明白，如今我明白了。』

白娘娘說：『不錯，別人的話不可全聽，比如有人告訴我，你在獄中已經死掉了，也有人說你已經發了瘋，但是我不敢相信，因為我相信你是個忠厚的人，而且也斷不會發瘋的。』

許宣如今方知道有人在外邊設法想要陷害他，便說：『那末 我如今明白了，或許我的入獄也是別人要陷害我。』

白娘娘說：『不祇要陷害你，也還要加害於我。』

許宣說：『何以見得？』

白娘娘說：『我在杭州時，有一位姓李的，據說是你的姊夫，竟冒充了你

的名字來見我，並且用了各種方法來引誘我，叫我與他發生愛情，但是你須知道，我不肯作如此不正當的事，也是不肯做如此負心的事。

許宣聽見這話，心中忽然發出一股怒氣說：『我的姊夫不是人！』

白娘娘：『你的入獄，我的逃難，都是這人搆弄成功的。面子上當然是一位官，心中却有着毒蛇的心。』

青青也說：『讀書人讀了一些書，常歡喜做欺侮婦女的事，這是文人無行，古今一例，可歎！』

十四

那天晚上，白娘娘留住許宣，大家吃了晚飯，然後對許宣說：『許宣你如

今怎樣？」

許宣說：「我的朋友王君替我已尋好了一家藥舖，希望明天去上工。」

白娘娘說：「這是很好，你有事做，生活安定，一切都順當了。」

青青在旁參加說：「許先生，我們女子所希望的，無非有男子能保護我們，如今白娘娘常受別人的凌辱與欺侮，不知道你有意娶她為妻嗎？」許宣說：「如果蒙白娘娘垂青，那有不遵命之理。可恨我家中無錢無衣，不知如何是好？」

白娘娘對許宣說：「物質方面的需要，請你不要擔心，因為這是容易設法的。我們所要追求的乃是精神上的愉快與安慰，這一點希望你能格外注意。」

許宣雖然是一個不學無術的小商人，然而知道白娘娘的好心，所以面上帶

着笑容，口中連連道謝，青青在旁說：『許先生請喝茶。』

以上的一段是說明許宣如何從苦中尋到樂境，在這種快樂環境中，無論甚麼人是會感到生命的價值。白娘娘在供給許宣一切物質上的需要時，同時她的靈魂深處感覺到人生的秘訣，那就是『施比受更為有福。』

十五

不過，這種的理想生活過去得很快，許宣的東家也是一位姓李的，他開了藥鋪，生意頗好，年紀雖已老大，卻還是尋花問柳，在無意間聽到許宣有一位女友，生得十分漂亮，這位李老闆便起了惡意，以為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子不應嫁給藥店的夥計。

所以，有一天，他故意對許宣說：『你年紀大了，我為你介紹一個女子，做你的老婆好麼？』

許宣說：『謝謝你，我已經有一位女子，不久，我們便要結婚了。』

李老闆說：『那末，有便時，請她到我家來玩玩。』

許宣當然允許，所以隔了二天，許宣約了白娘娘同到了李老闆的家中。李老闆看見了白娘娘驚爲天人，待她非常客氣。擺一桌很好的筵席請他們二位，其實是祇爲了一位白娘娘。

我們要知道李老闆請客的動機是不正當的。不過他是一個老奸巨滑的商人；知道如何裝出假仁假義來。那天晚上吃飯以後，許宣陪了白娘娘歸家，一切都順利，沒有意外，白娘娘心中雖有點懷疑，但是不敢說甚麼。豈知李老闆

請了一次，又來一次，接連的請他倆。有一天，李老闆做壽，大擺酒席，又請白娘娘，同時卻不請許宣。

白娘娘不知道內裏的陰謀，便打扮好了，前去祝壽，豈知李老闆用了計請白娘娘喝酒，並且用了毒計，把白娘娘軟禁在一間內室，意思是要去侮辱她。在平常女子遇到這種毒手，也許要墮落，但是白娘娘是一個很敏捷的女子，她便在牆上畫了一些小白兔，四脚蛇之類東西，自己却躲在床的後邊，等到李老闆走進去時，不看見白娘娘心中已經慌張不定，忽然看見壁上的動物，便大大的驚駭起來，向後一退，便跌倒入門檻上，這一跌使他更受痛，連連的呼叫說：『有白蛇，有白蛇！』在衆人混亂的時候，白娘娘便從人叢中逃了出來。

此後，李老闆就在外宣揚說：『白娘娘是白蛇的化身。不是一個好女

子。』這豈不是大大的侮辱女性嗎？

這話傳到許宣的耳中，又使他懷疑不定，不知應該不應該娶白娘娘爲妻，同時，李老闆又辭去了許宣的職，因爲許宣還是同情白娘娘。

十六

就在這裏，我願意加入一二句閑話。許宣是一位忠實的男子，但是爲了沒有錢，也沒有勢，所以在一般的官吏與商人看來，是不配有一個美貌女子做他的妻子。他如果真的要想吃天鵝肉，惟有下獄，或是成爲一個犧牲者，同時如果一個女子，不知自愛，與一個沒出息的男子戀愛，結果也惟有受資本家的欺侮與凌辱，這是社會的不平等，自古已然。

有一天白娘娘在街上行走，遇着一位行法術的人，他一看見白娘娘便說：『你是人妖，是白蛇的化身。』白娘娘很生氣，便對他說：『何以見得？』那人說：『你如喝我的仙水，便會顯得原形，變成白蛇。』白娘娘很生氣，便說：『很好。』她一壁說，一邊把仙水喝了下去，但是並沒有變成白蛇。大家看見了這事就都說行法術人不對，但是事後，大家散開，也沒有人去替白娘娘登報申明，因為那時並沒有甚麼日報。

我的故事將要告結束了，在西湖雷峯塔相近有三個人坐在小船中盪漾着，一位是許宣，一位是許宣的夫人，原名白娘娘，其餘的一位乃是他們的好友青青。

以後的事，據古傳所說大約是一些和尚的禁慾主義，把白娘娘當作白蛇，

並且推她到西湖的水中，以後又用雷峯塔來鎮壓她，但這些都是迷信的話，不足以代表佛門的正誼，所以我的故事便到許宣與白娘娘成婚爲止。

雷峯塔故事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全書一冊 實價

(外埠酌加郵匯費)

編著者 謝頌羔

出版者 國光書店

發行者 國光書店

經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山東中路一二八號 國光書店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再版

青年修養與服務 青年說話與演講 青年結婚與健康 青年經濟與致富 青年奮鬥與成功 青年讀書指導 青年交際指導 青年人生觀 青年苦悶青年們 給苦悶青年們的幾封信 前進青年模範日記 女青年模範日記 一個苦勞女的努力記 一個苦勞女的努力記 鄉村的教師的努力記 愛的新教育的努力記 甘地的奮鬥史 一個奮鬥的美國人 世界名人逸事 世界名代表作 世界名童話選記 歐美五國遊記 處世之道

夫婦之道 家庭須知 小學模範日記 中學模範日記 商店學員應有知識 商店店員應有知識 文章作法 寫字速成法 小本工藝生利法 商人廣告術 上海指南 世界魔術大全 世界催眠術大全 現代藝術大全 學生水彩畫 學生蠟筆畫 學生鉛筆畫 學生毛筆畫 學生鋼筆畫 學生剪貼畫 兒童水彩畫 兒童鉛筆畫 兒童蠟筆畫 兒童鋼筆畫

兒童毛筆畫 兒童剪貼畫 兒童學貼畫 兒童學剪畫 兒童學畫寶 兒童學畫寶 鉛筆風景畫 鉛筆人物畫 鉛筆廣告畫 日用便條大全 普通便條大全 普通淺近信書 家庭淺近信書 女子淺近信書 童子淺近信書 兒童淺近信書 親戚淺近信書 交際淺近信書 學生淺近信書 商人淺近信書 工人淺近信書 交涉淺近信書 寫信速成指導 戀愛情書 求孕避孕法 男女避孕法 外男女避孕法

虛癆病療養法 乳病研究 育兒常識 孕婦須知 戒煙指南 軍事醫藥常識 最新胎產全書 男女性病自療全書 雷峯塔故事 老上海五十年見聞 閒話上海 紅蠶織恨記 賽金花遺事 天堂與地獄 情場殺仇記 大觀園遊戲圖 民國升官圖 清代升官圖 滑稽遊戲圖 國語字典 康熙字典 國語小字典 國語增訂本 八段錦 新編八段錦 脫戰拳圖解

